

書叢界世

中國美術

戴嶽 譚

蔡元 培校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

國

美

術

藝 林 之 寶 笈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

金 石 書 畫

我國歷代之金石書畫在世界美術上佔極高之位置本館爰擇海內之善本孤本用最新方法影印以廣流傳凡刻畫之肥瘦墨色之濃淡均能與原本神似而字裏行間別具一種靜穆之氣尤爲可貴

▲已出各書

▲略舉於左

- | | | |
|-------|-------|------|
| 西清續鑑 | 四十二冊 | 二十四元 |
| 寧壽鑑古 | 三十二冊 | 二十二元 |
| 窻齋集古錄 | 二十八冊 | 三十元 |
| 匋齋臧石記 | 十二冊 | 十二元 |
| 名人書畫 | 已出十三集 | 二元 |

每集價自一元至一元四角

王右軍書

一冊三元五角

宋游相藏蘭亭三種

宣城本

一冊一元

王沈本

一冊一元二角

玉泉本

一冊一元五角

淳化閣帖

十冊八元

備有「古書金石碑帖

目錄」承索卽寄

中國美術初版序言

余承教育部命，著述是書。當其初，恐不能有成也，兢兢焉不敢以告人。有問者，則應之曰：「吾姑研究斯術耳。」及出使中國，居北京者三十餘年，余乃幸得搜羅中國之美術品，及關於美術品之書籍。涉獵泛覽，見聞日廣，乃歎中國美術藝文之富；其難者，則在人之慎取而已。

今爲讀此書者便於參考標本起見，所舉之例，皆中國物之現存吾英博物院中者。每篇之首，略述其源流變遷，及其物之製作人物及地點；然後相篇幅之長短，擇數種優善標本，而圖解釋明之。

書中所述各項美術，如瓷器等篇，多爲英人前所未聞者。其在歐洲大陸，則有帕連老 (M. Paléologue) 者，法國公使館中之祕書也，駐節北京。一八八七年，曾刊行其所著之中國美術 (L'art Chinois) 其內容與拙著頗有出入，在巴黎美術圖書館中，稱爲美術工藝書中之最善本云。

中國美術再版序言

此書出版以來，銷行之速，爲始料所不及。今初版所印者，已次第售盡。世人又紛紛然以再版相勸告矣。余乃得乘此機會，校訂全書，并得親致當時名人閱此書時所加之評論，幸何如也。

評論之最有益於吾者，千九百零五年沙凡尼 (E. Chavannes) 登於東報 (T'oung Pao) 之文，見其第二期第六卷之評著中。原注自一百二十八頁至一百三十二頁 其次爲千九百零五年貝里和

(P. Pelliot) 載於遠東法文教育報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 之文。見其第五卷之二百一十一頁至二百十七頁。又次爲千九百零六年計耳斯 (L. Giles) 所作之大英博物院中之中國物品錄 (Adversaria Sinica) 見第二號中之百三十九頁至百四十四頁。此外尙有多種。因限於篇幅，不及備載。尙祈論者，見恕爲幸。

往年沙凡在法國學院講演斯書，論察入微，備知作者甘苦，尤爲余所當深致謝忱者也。惟褒獎過當，非所克當。其演講辭，見雕刻文學院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之年會報告中。

法國塞耳尼支博物院 (Musée Cernuschi) 之院長阿得奈 (M. H. d'Ardenne de Tizac)

近得教育部之許可，譯此書爲法文。以阿氏譯才之敏捷，而又濟以政府之贊助，則其出版於巴黎也，當在指日間耳。

中國美術目次

卷上

第一篇	石刻	一
第二篇	建築	三二
第三篇	雕金	六五
第四篇	木刻	一一六
	象牙刻	一三三
	犀角刻	一四九
第五篇	雕漆	
第六篇	琢玉	

卷下

第七篇	陶器與瓷器	附欸識	一
第八篇	玻璃		一一五
第九篇	琺瑯質	外鑲琺瑯 內填琺瑯 筆繪琺瑯	一三二
第十篇	首飾		一六三
第十一篇	織物	絹帛 刺繡 氈	一七二
第十二篇	畫		一九四

中國美術卷上

第一篇 石刻

中國古代遺傳之石刻。其年代之久遠，事物之重大，無有能與埃及加勒底及蘇撒(Susa)案蘇撒爲波斯舊都相比者。蓋其建築材料，古時多以木與磚爲之。至於石，僅爲建築之附屬物，及內部之裝飾品而已。若欲推究石刻術之起原，則中外談斯藝者雖衆，然一言及此，即無從稽考。石刻然，即他種技術，亦莫不然也。中國人則自謂其術之發明創作，由於本國古人。今於他說未能證明之先，姑從斯說，亦其宜也。

謂中國石刻之術，得自外人者，蓋本於中國民種發源之說。中國民種之由來，其說不一。大概皆各本其理想，從事推測。里熱(Legge)及天主教徒等，本創世紀之說，謂挪亞之後裔，初居黑海裏海之間，建築高塔以備洪水之患。後因語言混亂，散之四方。其東徙者至黃河沿岸，與先遷居其地之野人相遇，因征服之而有其地。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則謂裏海南岸有巴克民族者，其酋長奈亨臺(Nakhunte)攜亞開丁人(Akkadian)之楔形文字，及西方古代人民之各種學術，率部衆以東遷中國。是

即中國古史中所言之黃帝也。其說詳見一八九四年拉克伯里出版之「中國古代

文化導源西

方」(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一書。

排饒 (Per-

rot)及屑鼻司

(Chipiez)又反

對斯說。其所

著之埃及加

勒底及亞敘

利亞之古代



第一圖 漢石刻

美術史中有曰：

吾等今所敘述者，皆此諸國之上古史。當斯時也，中國與此古世界之關係，實不啻如土星之與地球。故吾等除時或於注釋中提及中國外，正文中無庸述之可也。此二說雖互爲極端之反對，然其中必有一是一非者。但非本論問題，故無暇詳加討論，而折衷其是非也。

惟就中國學者所推考，則中國文字之起原，似純由本國人發明。博雅之士，嘗細求其創作發展之迹，謂上古止有指事象形之文；後病其不敷用也，乃取與言語同音不同字之文借用之。久而懼其意義之淆亂也，乃附以偏旁確定其意義之屬於某區域之中。自此法興，而後中國人所謂文與文相生而成之字，乃日以孳多。此等字皆由二部組合而成；一爲意標，所以限定其意義也；二爲音符，所以表明其音讀也。凡新造之字，皆循是法。

中國人尊視字紙，常雇人收拾無用之斷文碎字，焚而藏諸潔清之地，禮敬甚備。而書法一端，尤甚注意，幾可視爲中國美術之一部。其書法之秀雅高古者，極受國人敬視；身分之高，迥出他種美術家之上。至於古代金石之文，則尤視爲至寶。千餘年來，

金石家之著述，汗牛充棟。其解釋石刻上籀篆文字最善之書約有二，一說文，紀元後百年間許慎所作，乃供解釋秦火後發現之古篆竹簡用者；二說文古籀補，乃近人吳大澂所作。大澂仕於清，官至顯要，以學名於世。其書以一八八四年出版，卷首有刑部尚書潘祖蔭之序文。祖蔭亦好古家也。書中收羅之古字，有三千五百之多，皆拓自周時之金石陶瓷上，搨印工緻，鑒識精確，乃最有價值之字書也。

周代石刻之傳於今者，以石鼓爲最可貴。其數十，現置北京孔廟大成門左右之兩廡下。一三零七年時，元太史郭守敬移置於此。其狀示於第二圖，高約三尺，大腹若鼓，乃就山中生成之大圓石，略加鐫鑿而成者。第二圖之右，一鼓上缺而中空，乃鄉人鑿以爲臼者。故刻文亦半缺。八百十七年時，韓愈曾有文述其事。清乾隆帝亦賦詩頌之；且命皆刻於大理石柱，立孔廟中石鼓旁。

石鼓文之跡，第七世紀初始有人見之，湮沒於陝西鳳翔府附近之荒野中。其地在岐山之南，岐山縣卽由此而得名也。周之始祖太王，於紀元前一三二五年遷國於斯。子孫相繼，至於文王，國勢益隆，乃於岐山之陽，築圍牆七十餘里，以爲苑囿。故論者謂三圖石鼓文中所言之大壑，卽指是牆云。至紀元後八百二十年，鄭餘慶置石鼓於



（廟孔京北在）鼓石周圖二第



文 鼓 石 圖 三 第

鳳翔府之孔廟中。及北宋建都河南，乃特爲之建屋於汴京。千一百十九年屋成，移石鼓陳其中，詔以黃金實其刻痕。所以表示珍貴，且防人之搨印而致剝削也。原注。中國拓本係用易粘而有韌力之薄紙，潤以濕氣，平帖於金石上。以槌搨之。搨時用厚紙襯其下，所以防碑帖之損傷也。再用長毛刷拂之。過其紙使入刻痕中。如紙有破損者，則隨時用碎紙補之。完好如初。乾後用絲棉之撲，濡墨汁裹其上。故搨下後，其字之筆跡皆爲白色。餘則依摹拓者所用之墨，而爲黑色或紅色。其後金人北來，汴京淪陷，因遷石鼓於中都。即今之北京。掘其金。

石鼓刻文共詩十首。每鼓各載其一。雖句之長短不一，而皆協韻。體裁與周詩之載於詩經者相類。其大旨皆頌王在岐山佃漁之事。謂當水清道平之後，王乃選車徒，備器械，會諸侯於此，因田獵而講武事云。詩文中有一句言田獵之日爲丙申，但未言何年，故不能定其爲何時物。後之考據家遂聚訟焉。要之，必紀元前七百七十年前之物也。蓋佃獵之地在岐，而七百七十年後，周始遷都洛陽，以岐雍之地畀秦。故昔之考據家，嘗指爲宣王時物，而近人則證爲成王時物。余亦以後說爲近是。蓋竹書紀年，及左氏春秋皆曾言成王蒐於岐陽。石鼓之作，必在斯時，理之最可信者也。且近日新掘出之周初鼎彝，其字體與石鼓文相同，尤足證明後說之不誤。即此說未安，不能確定其爲成王六年時物。然必爲周代古物，則無可疑者也。

案金馬子卿以石鼓爲北周時物。因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

華之弊。因魏帝祭廟。命蘇綽爲大語。奏行之。則北周文仿大語。詩仿小雅可知。清孫星衍信其說。汪中著石鼓文證闕之甚詳。第三圖所載之石鼓文，乃十首詩中之第一首也。昔阮元巡撫浙江時，得北宋時之石鼓文拓本，乃重刻於杭州府學，此卽自其上之拓本翻印者也。其文如左。

避車旣工，避馬旣同，避車旣好，避馬旣駟，君子員 = 邈 = 負旂，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爺 = 鹵弓， = 茲以寺。避毆其時，其來趨 = 趨 = 簍 = 卽避卽時。
麀鹿速 = 其來大塗。避毆其樸，其來遺 = 射其獮蜀。

古時宮殿陵廟之石壁上，嘗刻圖畫，此可於古書中見之。家語謂紀元前五十七年時，孔子至周都洛陽，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屨，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乃顧謂從者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則觀之往古，可以知今矣。」

自紀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人所著書中，嘗謂古人宮殿陵廟之建於四川湖北山東諸省者，壁間多有陰刻及陽刻畫像，刻天地人物之景，神怪之像，及歷史中之事

蹟。此類石刻之傳至今者，最善者約有二，皆在山東省。其一刻於紀元前第一世紀；其二刻於紀元後第二世紀。其搨本約八十頁。今風行中國，他金石書中亦有載其全份或一部者。其輸入歐洲也，實自我始。千八百八十一年，余陳於柏林之東方集會 (Oriental Congress) 中。後在南極欣東博物院 (South Kensington Museum) 中影刻其二頁。當斯時，菲立歐文 (Sir Philip Owen) 曾勸余悉翻印之，以公於世。惜其事未就。至千八百八十六年，密耳斯 (D. Mills) 遊其地，見此石陳一屋中，乃百年前當地好古家捐築者也。斯密氏亦購其搨本一冊以歸，贈於英國博物院。至千八百九十一年，沙凡 (E. Chavannes) 遊其地，亦購一冊以歸，其上且有中國學者之注解。因得教育部之捐助，遂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翻印之以公於世，題曰中國兩漢時之石刻。(S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n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漢時石刻畫，在今山東省之孝堂山，在肥城縣西北約六十里。其數共有十，而昔之搨本僅拓其八。案金石索云：第八第九二石，因有神像蔽其前，故不便搨印也。若以之與近世之陽刻石畫相比，則頗覺粗淺。然鳥獸之狀，點綴之景，又活潑生動，近似天然。甚可異也。其上未刻作時年月。惟中國學者就遊人題刻之字，已足證明其為前漢末年之物。遊人題刻之最早者，

刻石山堂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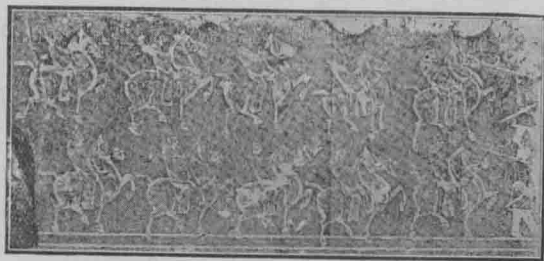


圖 四 第



圖 五 第



圖 六 第

在第六石上，其文云。

平原溼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石刻板之大，其拓本吾書不能容。今截取一二，以示其雕繪之風。原石所刻者，有神仙怪獸之像，車馬儀從之圖，歷史野乘中之逸事，胡人被氍戴毳彎弓赴戰之狀態。今本書第四圖至第六圖所示者，僅車騎儀從圖之一部耳。五圖中有大王車，駕四馬，衡上立鳳鳥，韁貫其下。一鼓吹車前導，駕二馬，與內坐四人，吹排簫。前立一人執韁。輿上有蓋，蓋上立二人擊樹鼓。鼓支於車程。兩角懸鈴。鼓上復有頂。前後有若龍首狀者，蜿蜒下垂。擊鼓者一手把持之，賴以不墜。蓋古者行軍皆以金鼓爲號，鳴鼓而進，聞金而退，故此車上備有皮鼓銅鈴也。大王車之後，數車隨之，各駕二馬，如第六圖所示。車前荷戈而騎導者二人，荷戈且帶劍而步導者二人。騎兵之馬，皆具鞍蹬，尾著總結，似今時風。其餘鳥獸紛紛皆點綴之景也。

以下二圖所示者，爲孝堂山石刻上神獸靈鳥之像。其示於第七圖者，爲龍，角首而鱗身，狀若蛇。脅具小翅，展其四足，蜿蜒而趨向錢文菱形中雕嵌之鼠，若將捕之然。示於第八圖者爲鳳，狀若孔雀文禽，立於二層樓之屋脊上，飼於猴。其他立於樓右者